

QINGSHAN YIJU
BAOREN DUSHI ZHAJI SANJI



——报人读史札记三集

田东江◎著

青山依旧



YZLI0890119663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青山依旧
——报人读史札记三集

田东江 著



YZLI0890119663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山依旧:报人读史札记三集/田东江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ISBN 978 - 7 - 100 - 08668 - 4

I. ①青… II. ①田… III. ①评论性新闻—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734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青 山 依 旧

——报人读史札记三集

田东江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市 艺 辉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8668 - 4

2011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½

定价: 35.80元

序

范以锦

有位读者曾拿着《南方日报》指着一篇文章问我：“这篇评论是谁写的？”我回答：“应该是田东江”尽管用的是笔名，但从文章的风格来看可以断定是他的文字无疑。

我与田东江没有私交，但“公”交却很多。1997年2月田东江从广东省政协机关调进南方日报社，安排在理论部（即现在的理论评论部的前身）从事新闻评论，我时任南方日报总编辑，分管理论部，看过田东江写过的社论、评论、杂文等。即便我从报社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依然关注他的文章。因此，面对他的新著《青山依旧》，我一点都不觉得陌生。

我至今印象依然很深，田东江来报社还不到一年，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就在理论版上开始发表读史文字，那是他在通读了大量历史典籍之后的自然喷发。从他的文字中不难发现，基本上没有那些众所周知的历史故事，而尽是“新鲜”的钩沉。并且，文章所展现的，是多视角、多维度的社会画面。比如，《大树进城》《诗好官高能几人》《蝇》《应声虫》《天真丧尽得浮名》《喷嚏》《厕所》《日全食》等等，既触碰尖锐的社会病症，也有看起来似乎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游戏”题目。但他的谈人物、讲典故，并非是为了追求休闲消遣，无论严肃的话题还是“风花雪月”，其锋芒所向都非常明显，让人在阅读中能“自觉地”联系现实，只是出于某种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却又引而不发，因之令人回味无穷。文章的总体特点，就是透过今之社会百态，在古代典籍中寻找类同之处，探求相似之所，见出现实生成土壤的厚重，并在神游一番之后简洁地升华出文章的真实意旨。古人云：“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文章中所征引的大抵都是第一手史料，每于关键之处，更直接采用原文，让读者真真切切的今古齐“观”。一篇千把字的文章征引书目往往达到十几种，使各篇章的内

涵丰富而深刻，佐以严谨的文风，呈现出文化底蕴的厚重。而在貌似信手拈来之中，隐藏着智慧的光芒，也显示了他的阅读功力。

田东江任职的《南方日报》是党委机关报，不仅是天天要与读者见面的大报，而且其评论也要讲时效性、针对性和权威性。除了写读史类的杂文，田东江的“常态”工作是新闻评论。一篇高质量的新闻评论很考人的功夫，表面上考验的是“援笔立就”，实际上考验的是作者长期的知识积累如何，底蕴如何。这就既要有对现实的认识，也要有对历史的反思。历史与新闻看似不相涉，实际上在于怎样认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范敬宜说过：“不了解历史，就不善于发现新闻；不了解新闻，就难以理解历史。”前辈报人徐铸成先生说得更直截了当：“历史是昨天、前天的‘新闻’，史论则是对昨天、前天‘新闻’的评议，和新闻工作更有密切的关系，并可以从中学借鉴，吸取他们推理、论断的方法，学习他们精练的笔法。”田东江正是这样认识并践行的。他的文章所以题材庞杂，在于“跟着”新闻走，由新闻切入话题，由今及古，溯及既往。但其文章鲜明的主题意识，使作者不是“看三国落泪，为古人担忧”，也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所体现的是满腔热血的当代知识分子所理应体现的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现实的深切关注。

滚滚长流源自涓涓细流。我们从他引经据典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田东江一直坚持读书，储备知识。我曾听他讲过自己的经历，从中可以感受到“书山有路勤为径”的道理。1978年他初中毕业考进了技工学校，学习两年铸造，然后进了工厂。在1985年考入中山大学之前，他一直就是个一线工人。他对迄今为止自己所做的两件事比较满意，第一件是自学全部高中课程、历经两次高考挫折之后终于跨进大学的校门；再一件就是在刻苦通读大量历史典籍基础上撰写读史系列文字。他的阅读之广，以至于不了解的人都以为他是历史系出身，实际上他是学人类学的，人类学里的民族学专业。通过竞争上岗当了部门主任之后，行政事务和业务都令他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依然能挤出大量时间读书。新媒体时代他与大家一样爱上网，却依

然不忘记读经典著作。勤于读书勤于思考,造就了他笔锋流畅,反应快速,收获甚丰。算上面前的这册新书,他已经出版了六本著作——三本时评集、三本读史集,共计150万字。去年,他摘取了广东新闻金枪奖,这是广东新闻界的个人最高奖。

《青山依旧》是田东江“报人读史”系列的第三集。他说,这类文字他每周都至少写上一篇。照这个“速度”下去,第四、第五集乃至更多,就只是时间问题。我想,只要是好的作品,多多亦善。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院长、教授、博导,《南方日报》前社长)

目 录

- 序(范以锦)/1
- 馒头/1
- 假象/3
- 读书的“上中下”等/5
- 还说改名/8
- 贱日·贵日/10
- 选官/13
- 大树进城/15
- 厕所/17
- 文章却似呼延赞/19
- 偶像/22
- 粗口教授/24
- 《诗经》/26
- “三不足”/29
- 万事不如杯在手? /31
- 私塾/33
- 清明节/63
- PS 照片/38
- 小人物/40
- 应声虫/43
- 笑岂必由喜发? /45
- 蝇/47
- 竞技围棋之外/50
- “世袭”/52
- 蜀道难/54
- 露八分·缩脚/56
- 雅贫/59
- 防作弊/61
- 冗文/63
- 豆腐/65
- 倘做鬼,不幸福/68
- 凡人贱近而贵远/70
- 公款/72
- 物价/75
- 贪内助/77
- 字义/79
- 七夕/82
- 盛装舞步·舞马/84
- “卖哭”不输“卖笑”/86
- 解说/88
- 大耳朵/91
- 诗好官高能几人/93
- 美女指数/95
- 焚书/98
- 鸟是好鸟/100

鬼/102
藏书/104
双重标准/107
风水/109
百家讲坛·柳敬亭/111
鸡蛋/114
衍圣公/116
醉后/119
盛世平庸/121
大锅饭/123
万民伞/126
卖肉/128
合鞋·和谐/130
猫/133
诗病多于马病/135
假币/137
排行榜/140
喷嚏/142
《金瓶梅》·今平没? /144
祈雨/146
治水/149
迟到/151
悍妻/153
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156
医患矛盾/158
弹发御史/161
黑狱/163
乞灵/165
卖友/168

傀儡/170
若比人心是安流/172
虱子/174
读书法/177
狗/179
禁令/182
仍要如此,何苦如此/184
长得丑/186
官场争斗/188
口吃/191
豆芽菜/193
官宜久任/196
影子/198
风/200
厕所(续)/203
天真丧尽得浮名/205
人苦不自知/207
日全食/210
唾/212
署名/214
人名用字/217
书香/219
鸡/221
宅男/224
廉易,耻难/226
无厘头/228
宅第/231
轻议古人/233
本草/235

“钓鱼式”执法/238	大蒜/254
冤而怨/240	×圣/256
拉屎/242	城隍/259
自评/245	衬字/261
酒后/247	圣诞节/263
泰山/249	
曲阜孔庙/252	后记/267

馒头

新年伊始，馒头一下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乃至引起国人大哗。按媒体挖掘出的“新闻点”，有关方面规定今后馒头形状必须是圆的，方的则不算。虽然未几有关方面即出来辟谣，说那纯属媒体对信息的重大误读，但馒头有了“国家标准”还是确凿无疑。比如在“感官要求”上，要求馒头要“外观形态完整，色泽正常，表面无皱缩、塌陷，无黄斑、灰斑、黑斑、白毛和粘斑等缺陷，无异物。内部质构特征均一，有弹性，呈海绵状，无粗糙打孔洞、局部硬块、干面粉痕迹及黄色碱斑等明显缺陷……”文绉绉的一堆字眼，令馒头的生产者着实觉得可笑。

不管怎么说，吃了几千年的馒头，突然之间有了“国标”，的确让人感到新鲜。中国有多少人吃馒头？恐怕是个没法统计的庞大数字。吃米的广东人，在餐馆点主食的时候往往也要点馒头，不过那个“馒”字他们一律发音成去声，听着别扭。虽然还没有人脱口来个“馒头文化”，但馒头确实可以与文化为伍。而且，前两年馒头还果真在文化圈里风光了一回。导演陈凯歌投资3亿元人民币拍摄的电影《无极》，被一个叫胡戈的电脑爱好者“恶搞”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其所引发的反响较前者更甚，甚至人们因为先看了“恶搞”才转而去看看电影。

馒头甚至可以跟死关联在一起。古语云：“纵有千金铁门槛，终需一个土馒头。”土馒头指代的是坟头。所以还有人借此谐谑地调侃道：“城外多少土馒头，城中尽是馒头馅。”这同时也说明，以前的馒头的确是圆的，而且未必像今天这样实心儿。实心儿的和有馅儿的什么时候分道扬镳，一个仍然叫馒头，一个改叫了包子，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馒头里有馅儿的描写，最让人惊心动魄的莫过于《水浒传》里“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那一回。犯人武松与押解他的公差走到十字坡，遇到了孙二娘的酒店，“那妇人倚门迎接”，说道：“客官，歇了脚

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点心时，好大馒头。”在江湖上游荡已久的武松早就听说过一首歌谣：“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那里过？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却把去填河。”饶是有了戒心，还是吃了孙二娘果真用人肉做成的馒头。“端的有些肚饥”，还是抱着侥幸心理？不过，江湖传言也有难免夸大的一面，张青、孙二娘夫妇不是只放过不肥不瘦的人，至少人家的原则是“有三等人不可坏他”，一种是云游僧道，一种是妓女，再一种就是武松这样的流配犯人。为什么对这三种人网开一面？书中开列的理由详尽，看官可自去浏览。

从馒头的“起源”看，它也应该有馅儿。据宋朝高承《事物纪原》所听“稗官小说云”，馒头是诸葛亮的发明。他征孟获的时候，“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明兵一以助之。然蛮俗必杀人，以其首祭之，神则向之，为出兵也”。诸葛亮没有真的杀人祈神，而是“杂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面，象人头，以祠”。弄了个假东西，结果神也上当了，“亦向焉，而为出兵”。馒头，蛮头也。剔除出兵之类的传说，馒头出自“蛮”地，倒不排除可能。馒头从前也叫馒首，清朝闽浙总督孙尔准特别能吃，每餐别的不算，“馒首可逾一百”。馒首，实际上也是“蛮头”。

《清稗类钞》记载，他们那个时候有一种假杏酪，“不用杏仁露，以化学中一种药品，曰苦扁桃油者制成，香味与杏仁无别，功用亦同”。对于什么是苦扁桃油，文中加了个注，说它“有大毒，苟如法实验，不增加分量，亦不过度服用，则性能止咳，并无危险”。这一段记载，道出了国人食品造假的由来已久。不过，从前那种算是还有良心，毕竟“并无危险”，如今只要造得光鲜，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完整地看过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的人，如果神经脆弱一点儿，可能会效法伯夷叔齐，终于饿死，区别在于不是“耻食周粟”，骨气方面的原因，而是不敢吃，实在害怕。因此，有朝一日，中国肯定需一个馒头“国标”，但在当下，包括馒头在内，人们关注的基本上还是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先吃得放心，把这个最关键的前提问题明确了，然后才谈得上完善其他。馒头问题在不少地方都是大问题，前几年，郑州还发生了“馒头办”风

波。市政府为了实施“馒头工程”，成立了市、区两级“馒头办”，不料两级“馒头办”为了争夺馒头的管辖权打得不可开交，争的目的早就清楚了，盯着的都是馒头中产出的利益，跟关心百姓健康了无干系。

《古今笑》里面有个善谐谑的陆宅之，他常跟人说：“吾甚爱东坡。”有人问，东坡精通那么多东西，文章、辞赋、诗词、书法，甚至还有东坡巾，你爱哪一样呢？宅之说：“吾甚爱一味东坡肉。”闻者大笑。人们当然不是笑陆宅之，而是笑那些舍本逐末的人和事。移之于当下的馒头事件，有关方面也可以这样说：“吾甚爱馒头。”爱什么呢？“馒头标准”。当然，这样一来，不光做馒头的，就是我们这些吃馒头的，也闻之大笑不已了。

(2008年1月4日)

假象

关心中国现实的人们不难发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没有一个领导干部口里不提倡欢迎监督的，而几乎每一个官场上典型案件的发生，总结起来却又都是缺乏监督。这就难免使人产生一种感觉：监督在我们这里仅仅是一种表面热闹的假象。贪官胡长清断头之前感叹，如果江西的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绯闻那样，敢于曝光他，他就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这纯粹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在他风光的时候，报纸上把他公务活动的消息排得靠后一点儿，他可能都会跳起来！

生活中很有一些骗人的假象。或者，因为伪装得巧妙使人不知；或者此一部分人知而彼一部分人不知；又或者，人明知其假，而习以为常或不能正视。刘声木《莠楚斋续笔》载，江苏省长陈陶遗1914年有篇演说，被刘氏认为讲得“可谓透辟之至”。陈陶遗说他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素来主张劳工神圣”，但是他却见过朋友“以皮鞭鞭车夫”；还有人“极道模特儿之曲线美，而不肯以妻女供人绘画”。陈陶遗就此得出结论：“如人无诚信做事，于社会上，难得于人信仰。”话说

得不错，尽管后面的例子显得牵强。说一套、做一套的实例很多，在官场上就不胜枚举。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安禄山上奏“去年七月，部内生紫方虫食禾苗”。而他呢？非常着急，“焚香告天”并检讨自己，还发了毒誓：“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他此前说过，他那个异乎常人的大肚子里装的都是“赤心”。这一番表白，更取得了玄宗的信任，从此，“或言禄山反者，玄宗缚送禄山”。把举报人交给被举报人进行处置，后果如何，今人如举报河北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郭光允、举报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的高纯等的遭遇，可为旁证。果然，“以是道路以目，无敢言者”，声音被压下去了，大唐由盛及衰的日子却也不远了。但正如郭光允、高纯坚持到最后终于云开雾散一样，当时也有人正要被送走，“遇禄山起兵，乃放之”，成了幸运儿。

明朝有一个都御史李纲，《典故纪闻》说他“居官廉介”。其为太仆少卿时，“曾于冀州遇盗，夺其篋，将启之，问其隶”，知道是李纲后，强盗们表示佩服：“乃李少卿耶！是无钱。”说罢“不启篋而去”，箱子都不检查了。李纲的声名传到了绿林，可能他是真的。但声名有时不等于实际。前几年，陕西有个“挎包局长”范太民、江苏有个“布鞋书记”邢党婴，平日里朴素得一塌糊涂，但被小偷偷上门了才证明原来是大蛀虫！众所周知，宋朝也有一个李纲，抗金名臣，打赢了开封保卫战。“纵使岁寒途远，此志应难夺”，令人肃然起敬。不过，这也只是他的一面。与他同时代的史学家李心传则讲了他的另一面。“私藏过于国帑，厚自奉养”，属于违法乱纪吧？“侍妾、歌僮、衣服、饮食，极于美丽。每飨客，肴饌必至百品”，属于生活奢侈糜烂吧？李心传对此感到“殊不可解”，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诬蔑他。放在今天，这却是再容易理解不过的了。

明朝还有个戏曲家徐霖，也是画家、书法家，正德皇帝南巡，他“每进见，必衣破袍”。正德问起来，他说家里穷，只有这种衣服；皇帝感动之余，“以斗牛裘衣赐之”。有一天，徐霖正值班呢，内线告诉他皇帝晚上要到他家。他不知该怎么接待，大家就给他出主意，说准备

酒席会露馅儿，“汝书生，献茶可矣”。于是徐霖“潜遣人报其家，而以身待”，自己假装什么也不知道。果然，正德“将二鼓驾出，乃召霖，令引至其家”。进了门，皇帝说你就用清茶一杯来招待我吗？徐霖叩头谢罪，说不知道陛下俯临。正德很高兴，还戏剪其长须以作拂尘，徐霖也从此自号髯翁。看，文人为了得宠，也能也会扮演出种种假象。

相比之下，倒是粗暴的张作霖张大帅来得比较率真。上海《申报》登过一篇张作霖关于“平等自由”的演讲，说得非常直白：“我平日对于家庭，纯是专制，惟我独尊。若家庭不能统一，还能治一省么？我的儿子，现在已当了旅长，见了我，气都不敢出。他对我说话，要先看我的颜色，若我颜色不对，他就不敢开口。什么平等自由，还早着呢。”心里想的与嘴上说的，完全一致，没什么两面性可言，不管说的是否中听，都有些难能可贵。

回到说监督，尽管不断有高官强调监督的必要，但改变不了举步维艰的现状。有一段日子，媒体发明了异地监督法，看不见自己放火，只瞧见别人点灯，也能起点儿成效。不过，最近有个老是被监督——当然也老是发生恶性事件的地方不干了，直接向上告状。本地的不敢监督，异地的不能监督，因而现在的监督除了踹两脚“死老虎”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出息。而加强监督尽管一再高调，也就仍然不免沦为一种假象。

(2008年1月11日)

读书的“上中下”等

上海市出台《市级机关创建学习型机关评价指标体系》之后，质疑之声就不绝于耳。他们要求机关公务员每年完成6至12本书的阅读，“有关部门需安排必要的经费用于学习型机关创建工作，每人每年用于学习性的支出不少于300元”。要求公务员读书肯定是件好事，但人们质疑的是煞有介事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动用公款的方式。

清朝的陈京卿说：“有目而不观览与无目同，有手而不披寻与无手同，有口而不吟讽与无口同，有心而不思绎与无心同。”第一句说的就是读书，在他看来，眼睛就是用来读书的，有眼睛而不读书，跟没有一样。不过，读书终究是要靠自觉的事情，强按牛头喝水，也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唐朝的李密小时候很喜欢读书，有一天他去找包恺，“乘一黄牛，被以蒲鞞，仍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书读之”。这样一幅图景，连过路的尚书令杨素都被他吸引住了，在后面悄悄地跟着他。看，李密读书自觉到了什么程度？

汤显祖《牡丹亭》里，杜丽娘的丫鬟春香是个很顽皮的角色。她关于读书的一些“高论”每每令人忍俊不禁。杜丽娘的爸爸就有逼迫女儿读书的意味：“你白日睡眠，是何道理？假如刺绣余闲，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后来干脆给他请了个教书先生，“将耳顺，望古稀，儒冠误人双鬓丝”的老廩生陈最良。但春香老是从中捣蛋，陈最良让她取文房四宝，她拿来的是画眉的墨和笔，害得陈最良说“俺从不曾见”。人家正上课呢，她出去撒尿，回来还诱惑小姐，看见了一大花园，“花明柳绿，好耍子哩”。陈最良给她讲道理：“古人读书，有囊萤的，趁月亮的。”她说什么？“待映月，耀蟾蜍眼花；待囊萤，把虫蚁儿活支煞。”陈最良可能也觉得有趣，再问：“悬梁、刺股呢？”她答，好像你，“悬了梁，损头发；刺了股，添疤痕（疮痕）。有甚光华！”气得老塾师无话可说，只想到用荆条打人。不过，对杜丽娘来说，到底花园比读书更具诱惑，因此成就了今日仍然在演绎的“游园惊梦”。

《清稗类钞》说，慈禧太后很喜欢读书，《封神传》，四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三国》、《红楼梦》等，“时时披阅”。不仅读，还“节取其事，编入旧剧，加以点缀，亲授内监，教之扮演”，搬到舞台上。有一天她感叹地说：“我国若得若辈，与以兵权，岂畏外国人之枪炮乎？”慈禧所说的“若辈”，是书里的那些英雄豪杰。所以有人分析，慈禧一度纵容义和团的发展，正因她陷在书本描写的情境中不能自拔，以为现实的确有刀枪不入之人。其实，慈禧多读一点儿书她就会知道，两汉之际的王莽已经这么干过，正是她这个思路。《汉书·王莽传》载，

“匈奴寇边甚”的时候，王莽“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这一下热闹了，“言便宜者以万数”，纷纷毛遂自荐。有的说自己“能度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有的说自己能“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还有的说自己“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辛丑之后，慈禧也试图改变一下阅读方向，对《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展诵不辍”，但终究提不起兴趣。所以她对大学士徐郟说，咱们翻译的“东西洋书籍之最佳者为何种？”徐一概否定，说没一本好的，为什么？主要是洋人的枪炮“固足制胜，若政教风俗，则远不及我国”。慈禧说：“吾亦云然。”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里将读书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则取之以抚世酬物，又次则取之以博识多闻，下至苏秦之刺股读书”，罗大经未必是要否认苏秦用功，而是说他“专为揣摩游说之计，固已陋矣”。慈禧的作为，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他的划分。她难道不是要“抚世”吗？但她的这种读书，还是应该属于“下下”之列吧。李密趴在牛背上读的是《汉书·项羽传》，宋朝苏子美则留下了一段读《汉书·张良传》的美谈。《古今笑》说，苏子美属于豪饮的一类，边读书边喝酒，“一斗为率”。读到张良行刺秦始皇，“抚掌曰：‘惜乎击之不中！’”满满地喝了一大杯。读到“良曰：‘始臣起自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授陛下’”时，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再满满地喝了一大杯。这两种读书，倒算是应了罗大经的“上”。

上海市对公务员读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从去年10月7日起试行的，半年过去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罗大经还说，他那个时候，“士非尧、舜、文王、周、孔不谈，非《语》、《孟》、《中庸》、《大学》不观，言必称周、程、张、朱，学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后所未有也，可谓盛矣！”但是，“豪杰之士不出，礼仪之俗不成，士风日陋于一日，人才岁衰于一岁，而学校之所讲，逢掖之所谈，几有若屠儿之礼佛，娼家之读礼者，是可叹也”。要求公务员读书也是这样，如果规定的指标完成了，人还是那个素质的人，那就不知该可叹些什么了。

（2008年1月18日）

还说改名

改名的文字做了好几篇，仍然有话可说。

最近前中国国乒选手唐娜向韩国仁川地方法院递交了改名申请，改名唐纳序，伴随着真假难辨的言论，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改名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凡改者，肯定是有缘由的。云南的思茅市已经改成了普洱市，河北的石家庄市有政协委员提案说应当改成西柏坡市、或者冀都市、或者北宁市，不论荒诞与否，总之都有他们的理由。人名要改也是一样。

《南部新书》载，唐朝的柳浑原名柳载，之所以改了，有两点理由：一个是“为朱泚所逼”，朱泚作乱平定了，然而“顷为狂贼点秽，臣实耻称旧名”。再一个理由是，原来的名字里有“戈”，而眼下“时当偃武”。唐德宗时朱泚作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德宗仓皇出逃。当时，朱泚“籍其（浑）名甚，愿以致之，犹疑匿在闾里，乃加宰相”，所以柳浑说原来那个名字“秽”了。朱泚是称了帝的，叫大秦，改元应天，后来又改国号为汉，设置宰相顺理成章。不过，他这种称帝就像南越国赵佗说的“妄窃尊号，聊以自娱”，历史上并没当回事。《南部新书》认为朱泚封柳载为宰相是在“行反间”，挑拨关系，其实也说不定朱泚真看得上他。柳浑的所谓耻称旧名，有急于划清界限的意味。如今的唐娜虽然入了人家的国籍，改名肯定不是因为耻称旧名，而是为了代表韩国出征今年4月在广州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必须要改，人家有人家的规矩吧。在乒乓界，何智丽成小山智丽，韦晴光成伟关晴光，也是这个道理。据一位从日本回来的朋友说，中国人入日本籍，如果日本的姓里没有你那个，你就得改，改成他们的姓。在这一点上日本很决绝，没有半点儿文化融合可言。当然，何智丽的改名还有嫁人的因素。

人的名字虽然是一个符号，但有时却能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胡长龄就绝对想不到，他的名字为老年乾隆所欣赏：“胡人乃长龄耶？”于是把他从殿试卷子中“拔置第一”，大魁天下。再比如，光绪